國朝文錄續編

香國集文錄引

香國集臨川陳薇儒先生著薇儒爲大士先生曾孫家世以文章著名而乃祖乃父又皆以氣節自表見讀爲祖母徐孺人九十徵詩文序眞袁景所云江東舊族不數王謝者也薇儒力學家貧時時應聘爲人修志大憲亦多館穀之資然律身甚嚴雖千金曾不芥蔕乎嘗因魏學博縣衡言記其逆事以入史家獨行傳記高士有餘裕矣其文辭經確有見地論事尤爲侃侃各邑志論亦能力去陳言而記序較勝記多規乃之作精思偉論切理饜心序亦因題生情議論皆不可刋畫而氣格高雅騰天躍淵卒皆適乎

其適以視近來諸家平易則壓飯土羹而不可咀嚼嶄奇則蛇神牛鬼而難與周旋可謂翛然其獨造矣惟叙事則實不工各志小傳後必附讖論尤爲非宜今錄其文之尤者爲一卷

香國集文錄

臨川陳之蘭畹儒手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鈇之評

先天後天圖解　兩江總制黃公觀風

以理言之羲文並處後天之位繫詞上傳所以首明畫前原有易也以事言之則羲圖闢從前所未有我自畫卦而三才萬物之理皆具故曰先天然未有先天則後天無自而起迨有後天而先天愈顯其縕位置有不同而其義則相須矣橫圖所與者先天八卦平列乾坤在其中後天六子平列乾坤處其上一由於奇偶之積不假人力安排太極生兩儀之道也一以晰男女之類雖假人力安排亦天

地統萬物之義也圓圖所異者先天以震離兌乾巽坎艮坤為次後天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為次一以順陰陽之序一以貞木火土金水之位也其圖中陰陽所異者先天以震離兌乾為陽巽坎艮坤為陰一自陽儀分數往者順震一畫陽離兌二畫陽乾三畫陽一自陰儀分知來者逆巽一畫陰坎艮二畫陰坤三畫陰一而二二而三積微而著也後天以乾坎艮震為陽巽離坤兌為陰乾以統陽一索震再索坎三索艮得乾之一畫者為陽坤以統陰一索巽再索離三索兌得坤之一畫者為陰陰卦多陽陽卦多陰少者為主也大抵先天陰陽包五行後天五行闡陰陽

而皆本於河圖何謂先天陰陽包五行天行健而位乎上地勢坤而位乎下日晝明而生於東月夜明而生于西雷出地而奮東北風撓物而撓西南山出雲而起西北澤注水而滙東南陰陽之對待於兩間者本然之象也歲自仲冬以迄仲夏始於一陽以復終於六陽之乾自仲夏以迄仲冬始於一陰之姤終於六陰之坤陰陽之流行於四時者自然之運也而二氣之變化具奇偶之中五行之生成具變化之內其所包者宏矣何謂後天五行闢陰陽水位乎北火位乎南木位乎東金位乎西巽連震而皆木乾連兌而皆金坤土承火旺而進金艮土得水潤以滋木五行

之臟列於兩間者本然之象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五行之循環於四時者自然之運也而由坎以至於離陽生子中而盡午中發舒之功無外也離以至於坎陰生午中而盡子中斂藏之情無餘其所闡者博矣庖羲觀河圖之一三五七九皆奇故畫一奇以象陽二四六八十皆偶故畫一偶以象陰由是以加一倍法衍之二而四四而八六畫而八卦之橫圖成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六畫而六十四卦之橫圖成由是疊而方之以象地震巽居中乾坤居外分陰分陽安貞不易之體也規而圓之以象天陽自復以逮乾而生陰陰

自姤以逮坤而生陽根陰根陽健行不已之妙也乃說者謂拆河圖四正之合以補四隅之空則誤矣畫卦始於橫圖不始於圓圖安用拆安用補若如彼拆補之說是必先畫圓圖也雖聖人無所措其手矣且安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哉故曰先天本於河圖而不可不辨後來解者之謬也文王觀河圖之一六同居於北而知一變生水六化成之二七同居於南而知二化生火七變成之三八同居於東而知三變生木八化成之四九同居於西而知四化生金九變成之五十同居於中而知五變生土十化成之故以水火土金列四方而坤土列火金之間艮土列水

木之間則亦居中之義也由是五氣布而萬物生五性感而萬事出可於設卦觀象而得之故曰後天本於河圖而益有以明前此作者之精也要之純乎天者先天也參以人者後天也先天揭其常而隱藏其變義非有缺後天窮其變而不失其常義非有增分之則圖兩合之則理一其位置有不同亦祇易之一義耳天命氣與數吉凶消長之理無窮人事是與非進退存亡之道無方皆於圖書中備之豈言之所能盡哉

語簡而明可與李安溪河圖洛書論並讀

國中什一使自賦解解四門人持此題文就正故爲是

迹之功倍於作孔子而後孟子一人而已爲其援古治今已精益精也使徒執前人之迹而嚯嚯傳之則不得爲五百年名世矣周之取民法用徹以通力合作計畝均分爲義亦以貢助通行爲義也故朱子於九一而助什一自賦註曰周所謂徹法蓋如此然細玩國中二字乃孟子自立我法而不必盡仍乎周何也貢之田制見於周官遂人而載師則詳稅法蓋王畿纔用貢而什一之制止行於郷至遂而已過取其二之年郷遂而外則皆什二使自賦非九一而助也果如其言則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貉周公

已自爲之旣待至後世而始取民無制哉朱子謂鄉遂用貢法是據遂人以立說夫國外百里爲郊六鄉爲近郊六遂爲遠郊侯國三郊三遂皆所謂野非國中也其地曠衍悉可畫井孟子勸滕純行助其地之必不可井者始少以貢通其窮國中乃民廬所在其中亦不無空隙之地與民居相間者是細碎可樹穀而不可井故什一使自賦耳則貢比於助不及邁之一故曰雖周亦助是借周詩以引進文公而亦不爲欺也若鄉遂皆用貢則貢比於助有九之一仍是通行貢助而所謂雖周亦助者徒空言而無把實矣迨草廬吳氏訂三禮則謂侯國用助法王畿用貢法盖

過信載師而據之以立說若合之孟子之言豈王畿遂無野而侯國無國中耶抑將偏愛侯國之民而不恤畿內百姓遥遥千里凶年不妨盡取盈使民盻盻耶彼謂王畿近近則耳目易徧長民者自不敢横征侯國遼遠則耳目難徧故以助法限制之使無由多取於民則是周官原未始不善貢特兼行助法以杜諸侯之貪假令諸侯不貪遂可專用貢耶夫有道之世諸侯皆恪守王章而愛民即有一二不肖間起而叛亂誅討之典具在亦有所畏而不敢貪天下無道諸侯放恣夫且敢於變法無所顧忌又不但如衰僭助法尚在而宣公復履畝什取其一也助法所以厚

民豈尊為限制侯國而設而畿內公卿有采地者獨能長保其不多取於民哉故如朱子之說則是都鄙九一而助鄉遂什一使自賦不合國中之義如吳氏說則是侯國九一而助王畿鄉什一遂二十而三甸稍縣都十二使自賦亦不合國中之義二說既兩相矛盾而皆與孟子違戾也余觀上文所言貢助徹即引龍子之言則周之徹法孟子必確見其尚存未盡善處故仍其大體而變其小節貢止用之國中而不及鄉遂所言與周制微有不同故不復言徹而特着一請字大有深意學者正不得以過信周官援彼解此致埋沒孟子已精益精損益王制之特識隱情也

此節書從來無權解得此別白言之庶幾定論

分野之說不足信論　刻南康縣志

天體渾一而不可分必擬其可分者以分之故厤家隨日月所經即恒星之大而著者分天爲十二辰二十八舍然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數可稽日月之食可逆推而得分至啟閉之節氣可辨乃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以此授時而敬天勤民之道於是乎達蓋厤法分天非以分地也天人相與之際一呼一吸常然而通之治亂得失之變事具於地而氣通於天天垂象見吉凶必有人事以召之日星之變雖在一舍乃天之全氣所呈豈以一辰應一方哉分野之說始於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然

書從秦火周禮亦半出漢儒附會封域皆有分星必非周公之書也即如其言以星土辨九州豈止辨十數國乎周初千八百國在天一度當轄五國在天一辰當轄百五十國何乃一辰占一國也周公時未有鄭至宣王而始封楚本子爵秦初特爲附庸三晉之先始封爲唐不過百里如分野果周公之書安得以春秋戰國時國當之且即以州言在天一辰得三十度三十分之十三分有奇豫州不滿千里而配大火揚州越若五六千里而亦止配星紀天之度無盈縮而地之里有廣狹何不均之甚乎周之建國在雍州說者以爲鶉火分野秦得周地而不若鶉火之名周

遷居洛而不改鶉火之實抑又何說唐僧一行求星土之說不可得乃以雲漢首尾辨兩戒山河首尾據天下形勢配合二十八舍以分野其言甚辨然皆臆說無據自西洋氏司天之法起而兩戒之說遂爲荒唐至若以始封之日歲星所在爲分野隨時所值轉徙無定非天地自然不易之數其說爲尤謬也凡信分野之說者以其地事應之驗信之而事應之驗妨於左氏傳皆從事後牽合而曲爲之說耳魯昭公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梓慎知四國之火蓋緣明年宋衛陳鄭災而傅會之也大辰火房宋鄭皆大辰之墟猶爲有說衛爲娵訾無可說矣乃謂營室爲水水者

火之生故亦當火此其理豈可通乎且裨竈言今此不禳鄭當再火則固已不驗矣前此文公十四年有星孛於北斗七年間宋齊晉之君皆見弒豈可謂宋齊晉北斗分野耶後此哀公十三年於越入吳有星孛於東方吳爲斗分乃北方七宿之首何以孛於東而北受其禍也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食在龍尾史墨謂六年此月吳當入郢蓋因吳楚相報之捷三戰入郢而附會之也龍尾非楚分而史墨迂其說於庚午之日日始有謫楚野在午楚敵惟吳以此逆推之夫庚午在辛亥前四十一日日未嘗食何謂有謫且楚爲鶉尾周爲鶉火鶉火午分鶉尾巳分其

應在周而不在楚乃周無事而楚獨受其禍此其說之不通亦已明矣昭公三十二年歲在星紀吳伐越史墨謂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不出四十年吳當亡此蓋因後此三十八年越滅吳而附會之也宋王偃敗齊楚魏之兵而國亡不關歲在元枵鶉尾實沈而宋伐之故自取滅亡於驕恣與王偃等豈關是歲伐越之故乎春秋紀災異使人思其所自用知恐懼人事正於下則天道順於上耳聖人不言事應豈無事應哉必據分野之說求其地之事應以實之則十之九不驗而恐懼修省之意怠矣事應既不驗則封域皆有分星其言決不可信余觀周禮一書即建

國定賦之大端與孟子相乖剌者不少又不但分野一事不足信而已客曰子不信分野之說雷煥何以知劍之在豐城曰張華好奇人博物志殊多虛誕此必雷煥爲豐城令見獄中寶光掘而得雙劍以其一與華遂造爲斗間紫氣引煥其祇知劍在豐城語以明其劍之足寶是亦博物志之類也安得據此以明分野之必足信乎國僑曰人道邇天道遠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不明斯義者不可與通論今古但志書例紀星野固當博採羣籍並存衆說以備後人稽考耳

此事辨之者多矣此文考覈詳慎似爲尤暢

駁送國學生入鄉學以勸納粟議

瀘溪令趙淵上其議於中丞甦公中丞下其事於各郡縣議之

朝廷以江西土瘠民貧常平倉穀無幾歲饑猝無以濟乃令鄉民納粟二百七十石得入監爲諸生而貯其穀於本邑以備荒蓋於周官十二荒政外別設一法以豫佐不逮民受惠而君不任費誠近代所未有也行之三年納粟人少議者遂謂宜送入郡縣學以寵異之又令教官無受其束脩禮學門役不得索一錢則來者必衆此其仰體朝廷之意留心積貯意非不切然而理有所不可勢有所不行今之國子監古大學也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子皆在民

秀與焉鄉學則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自此閭之間以遞而升然則大學之尊於鄉學自昔然矣今之秀才不貢不得入監鼓篋即此義也程子論造士之法亦縣升之州州升於大學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夫鄉學生入大學爲升則大學生入鄉學爲降降等不可以爲能異豈曰鄉民不知此義不妨姑且爲之耶則是欺也欺可訓乎凡鄉民之願納粟爲監生者智士十之一俗士十之九智士趨時行將不遠千里入監肄雅既近天子之光又得交接天下賢人君子爲顯名遇考選可速得官爲厚實其名實自爲之意一往之切固不待勸俗士無志且無論

道德并非有期於顯名厚實也亦不過以有餘之粟得列士籍而其願已畢固不以送入學爲榮且選貢生例選教諭歲貢生例選訓導監生亦例得選州同縣丞故始入監者往往庭而署大燈籠二不曰候選州左堂則曰候選縣左堂彼其自視直與教官齊等且欲駕而上之今反使之俯首屈膝而拜於其下謂可鼓舞其來譬則張弧矢以招鴻鵠有見影而避去耳安在足以激勸後來者之納粟也且其所議教官門役之說尤爲纖而害理夫潔其名者不汚利崇其義者不廢禮國家以名爵之賢者待人則人亦以賢者自待以汚利廢禮之不肖處人則人亦以不肖自

處師長之苛求於弟子弟子之不恭其師長皆天下之大不肖也今既送之入學則教官儼然南面之師長監生居然北面之弟子獨宜相尚以道耳乃復令教官之於監生不得以秀才事之之禮責之監生之於教官不必以秀才事之之禮事之則是先以不賢疑教官而又顯諭監生以不肖也體統分誼掃地盡矣從來事之所本無則不待禁其禁者必其有是事而後禁之學門役之於秀才事之有成例者也學門役之於監生事之未有成例者也忽然戒之曰毋得索一錢則是明示以天下原有是事而特禁之使不得爲適以啟其婪心耳且既入學則監生之於學門

役亦有交接之道豈得恝然如路人乎夫處之非其宜則理有不可而又不足以鼓其來則勢有不行其較著有如此天下事之所然未有無因而然者也譬之而不去宜審其所以不去之由招之而不來當原其所以不來之故江右納粟人少徒以歲歉故耳癸亥四五月間穀一石價一兩六錢有奇以二百七十石計之其值四百三十兩而贏甲子四五月間穀一石價一兩有奇以二百七十石計之其值二百七十兩而贏今春穀價稍平然一石亦須七錢有奇以二百七十石計之其值一百九十兩而贏方之百八兩之數相去何如將士貧民有粟可納之家既少又困

以歲飢而力愈不逮復重以兩三倍之費是以求者寡耳使得年書大有穀止四錢一石則力能堪者爭先恐後矣今不求其故乃欲行理勢兩不然之事以愚鄉民縱使議有此故事猶將議而去之若之何其創新也古人有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國計生民之大天下事之可議者當別有在今此之議一言以蔽之曰仍舊貫而已

此文講理處俗儒胸中所不能有也論勢不行處則人人知之而亦不能如此透徹孰謂儒生竟迂濶哉

謝疊山先生祠堂記 縣志　代信州郡伯海昌陳公劬上饒

興王之國以得人而昌亡王之國亦以有人而重殷之亡也有三仁漢之將亡也有三君有八顧八及八俊八廚而仗節死義之臣則宋明爲多宋既亡之後於江西猶得兩烈士一曰文文山一曰謝疊山彼皆從容就義匪直慷慨赴死也然文山平日豪華自放其勁骨隱而難窺而疊山先生當其與人論家國事掀髯抵几早以忠義自任其氣固已見矣大廷對策建康策問皆譏切當時大臣禍幾不測而無所顧忌斯即其異日致命遂志之根也顧嘗論爲子爲臣古今一理抑或處兩難之地不免以此而妨彼

方正學委身殉主以過激而累及其親雖君臣之義大不復得自顧其泓然反之子心豈能快然而無憾乎先生起義勤王百挫不撓既乃展轉建甯山中若無意於殉國者徒以老母故耳迨母夫人歿魏天祐逼之之燕而其志決矣然先生志存恢復非徒以一死謝國事既不可爲而取必於死以博身後名非先生意也身爲夷齊節不餓不失爲節賣卜建陽以終身亦可與謝翺同其千古乃卒不能不餓且死則天之有意玉汝於成先生何擇焉獨怪張子惠送其北上詩與王炎午祭文丞相同意若惟恐其不死其愛人以德不可謂非出於其中之誠然然以先生之貞

心浩氣而豈難於死哉正惟不急於一死而忠孝兩全爲極難耳此其正性一往孤行直與日星海岱相終始使宋亡猶有起色而後之爲臣者以爲臣鵠爲子者以爲子鵠有補於世道不小先生之祠舊在上塀墩顧其地僻遠人跡罕至無以鼓動學者則傚前賢之志且日久傾頽余目擊而心悼之　國家方崇獎先哲以風厲天下先生爲信州第一人顧坐視其祠之鞠爲茂草而不爲之所非所以仰體　朝廷之意乃與郡人士議移建於城南黃金山麓鳩工於乾隆癸亥十月五越月乃告成焉夫士不師古不能以有立節不素定不可以應猝君恒大義自許臨變而

忽然喪之彼非甘於自墮托之空言易見之實事難也使其觀於是祠而慨然興起因以求先生生平所以臨大節而不可奪之故則而象之則異時立朝必有可觀是役也既以明先生與文山同其烈之足以重宋又有以嘉惠學者振作士風視他廟之建有異焉者矣

此文實道得疊山死而不即就死之心事出卓然名篇乃近之輯疊山文者附錄至三卷之多獨遺此文不收可謂掎摭星宿遺羲娥矣

鈞州碧落山十賢祠記

焉之無關大義者無以為也勞民於不急之務春秋必悉書之以譏往而懲來然閟宮之作與思樂泮水同紀於頌以美之而春秋沒其文豈於僖公有私焉蓋立廟鈞於建學有關大義故為聖人之所許聖人許之雖千萬世踵而為之可也推此以衡祀典凡立德立功立言均足興起百世允宜廟食十賢祠之在鈞州是已鈞州府署曰江西道院其後為碧落山古真人李八百鍊丹之所故有碧落堂宋景定間火於兵文信國來守鈞復新之又結野人廬其旁以自佔與蘇子由東軒富遯文丞相既以身殉國郡人

因卽碧落堂亭之則反從其朔祠實權輿於一賢夫仙之有無不可知卽有之何補於名教而祀忠臣於義爲允雖仲尼猶許之儺禮緣義起而情以類生後人因而廣之益以八人爲九賢祠陶靖節蘇東坡黃山谷米襄陽朱文公嘗遊於是也蘇潁濱楊誠齋劉青田嘗官於是也諸君子所同者有文章以衡承賢耳跡其所處時地旣殊而中之所得淺深大小亦自有辨其爲以饗者也宜若是迆乎夫播遷海表力扶危疆宋亡而有死烈士自注用子義不臣宋晉亡而有生逸民元亮之與文山足相配矣廷秀淸勁急流勇退義可知也蘇黃遒而介元章高且曠並卓然

於流俗之外彼匹夫而任斯文之統晦翁昌乎遠哉而成
佐命之勳者始以肥遯終以勞謙伯温亦不徒以才見然
則九賢心跡不必盡同大抵高節鴻文乘時之衰而起顯
謨大猷乘時之盛而見皆為三不朽人大有裨於名教則
合而祀之其理近是然而無乎不賅祠日久而漸傾矣郡
伯吳興沈公甫下車即葺而新之蘭偶至公署公引之登
祠拜焉因共尋李八百仙洞丹井無復遺跡而東軒巋然
獨存野人盧故址尚在將重建之蘭於是有感也而復於
公曰人生豈不在自立哉苟能修身見於世則雖足跡所
至非必久於是厥沒而人思之從而廟享之故則復新與

天齊久衍無以自樹則雖仙人之洞與非且不能長保其
有而况人間臺榭寓室乎臺榭宫室未毀而其人已沒而
不彰是可慨也公乃命蘭各爲詩以弔之對人廬云纖兒

擿壞好家居一點臣心鑒太虛已矣中原乾淨土筠州留
得野人廬東軒云派溺峰移海變桑一軒卓爾啻靈光眉

山遠隱居雲外姓字備從謫處香故竹森疎篩夜月新梧
參錯掛斜陽公孤百謫今安在監酒人同錦水長碧落山

云河天井水一斿迎堪笑仙才不及人若使諸賢也煉汞
廟堂安得故仍漸詩成忽憶宋史又得復於公曰宋史載
余靖嘗謫監筠州監酒稅事與小蘇同其年平清風直節

自樹於明時百折不改其操使其遇變必能仗節死義比烈文山且在朝廷進賢退不肖經制兩粵馭冦靖邊使天子無南顧憂而著書垂世亦復與宋諸儒埒爲諫官時已列四賢有德於粵粵人至今祀之八賢堂則雷州之祀宜爲十賢而止於九豈昔人偶忘之耶抑天意實使然欲虛其一以待來者耶立言公所自有也逢時之盛不必以節見然蒞吾郡武者兩月而士習服爲政日淺豈曰受恩乎德有以感之矣今守雷不滿四月業已舉聖人所許之事而爲之大義炳如功在名教則所謂三不朽者已見其端但以公之賢　朝廷將倣漢故事以郡守入爲三輔恐不

得久於彞苟得久於彞因端竟委何必多讓古人故曰吾意盡其一以有待也公謙嫌爲當之遂益以余忠襄公爲十賢祠命蘭記其事蘭退而書之更爲詩殿其後以呈於公詩曰俎豆廢興不等閒廉頑立懦此其間者非太守扶名教幾被飛仙占此山

大吉觀虛堂賞趣人自擱中間詩歌激越令人興起

十賢祠緣起還得之志乘不得其全今讀此文恍然矣然其文竟不採於高安縣志可嘆

鱣堂記

鉛山楊岸堂以孝廉司諭沿水時方重建學宮未畢而前邑侯錢塘汪公以內擢去岸堂與今邑侯西夏陳公竭誠盡慎踵而成之遂建堂於學宮右扁之名曰鱣堂蓋取其先世鸛銜三鱣入講座之義也岸堂里居密邇鵝湖故其家塾曰步鵝堂蓋昔之教其子弟必以朱陸爲宗而今之訓沿水諸生祇爾述其先代耶嘗考象山之與紫陽意見雖小異然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得古聖賢之心法則未始有殊觀乎靜至鹿洞講喻義喻利之別晦翁深然其言而跋之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則鵝湖去後以詩往

復乃所以辨異而致同也夫關西夫子當王密遺金時正人所不睹不聞之地然且堅卻不受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則固喻義之君子不欺暗室而戒懼之心凜然可見矣假令朱陸生於漢而投以暮夜之金固未始不畏四知使伯起生於宋而講學鵝湖亦必戒慎恐懼而嚴義利之辨由是言之岸堂之訓洎水諸生與所以教其家之子弟其道一也今天下司鐸者不明斯義課士不過詩文而止然猶且視束脩之厚薄以爲殷殺則其所自處者利已深汩其心雖共覩共聞猶無所顧忌矧暮夜乎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義士習之所以日偷必由是矣人非伯起三鱣安得

守其堂也今岸堂四世孝友與伯起四世清德後先濟美則所爲以身教者其本固已立矣學者得觀而化旣可不言而喻又懇懇肫肫以淑心術敦行實爲先雖課士未嘗廢詩文然祇以飭身修行之餘及之且文必附經義詩必寫至性不徒藻繪之尙以爭務精使學者反而密省獨知之地不以人所不見而苟於自恕壹本人以義絕利一源其風而知之異殆無時而不然也使異時入爲三公則斯堂固大行之兆即不入爲三公而洎水多士本有以陶冶而成就之振興斯文希蹤往哲安知堂之舊不與洞之鹿湖之鵝而俱傳也

拈出鵝湖以與鱣堂作對而以暮夜無知證朱陸之不覩不聞天然妙諦文心狡獪洗盡陳言

景德鎮盱江會館記　代饒州教授盱江陳公

物萃分而類萃士萃於學工商萃於市各以其類今學宮惟無庠舍以居諸生懼其渙也故別置書院以萃之學之有書院猶市之有會館也建一書院而一郡之士聲氣合建一會館而一郡之工商精神通故易曰澤上於地萃言萃之必於其所澤者水之所書院者士之所會館者工商之所無其所而渙矣江西之大市二在新建者曰吳城鎮在浮梁者曰景德鎮吳城之萬里走集也通貨以升景德之萬里走集也制器以陶夫陶之道則大矣天地陶萬物非乾坤之獨自爲烈也分寄其事於六子帝王陶萬民非

君相之獨自爲烈也分寄其事於百官工以埏埴陶爲器而商通之非一手一足之獨自爲烈也分寄其事於四方走集之人故工商之來景德者北極幽并南極閩粵西極關陝東極登萊九州之人在焉獨吾盱江也乎哉顧他郡之會有館故其勢常萃吾郡之會無館則其勢易渙渙可慮也衆醵金而建之經始於某年月日落成於某年月日走力來鄱陽屬余爲之記其事而勒諸石余方坐隃湖書院與諸生講明天地所以陶萬物帝王所以陶萬民之道是即七邑士之會館也諸君子之建會館是即吾盱江五邑工商之書院也利其器以善其事陳益新而賤召貴此

中之得失利弊其講明必有素矣獨是仁相愛而義相規所以長保是館於勿替其道宜有加焉耳夫創者難乎其爲前也守者難乎其爲後也有其守之無其繼之則其勢不可以久亟是館者羣居和易與吾學之藏修息游敬業樂羣其道一也敗羣者斥而去之與吾學之移郊遂屏寄棘其道一也勉勉繩繩嗣而葺之壞則又從而脩葺之使是館與吾書院並此鄉之山鄙湖俱永異時吾郡之士峩冠博帶來遊者亦得宿宿信信於是而不患覊棲之無所斯亦澤上於地萃也又兼有雷風相與恒之義焉奕禩而後推原所自不得不功始造之人矣

代教授作文遂從此生出義意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遍天下文境似之

龍川城東北新隄記代

治水與治民其道一也因而已官與民爭勝民不安人與水爭勝水不平因其天之所然而然之則物無不理盖水與民原無悍決之性處民之悍決者必有禮以隄之處水之悍決者必有隄以防之防其外溢以還其故道所以順其自然也然世之任治民者或不任治水曰陰陽不令而為水患其咎在天山川失職而為水患其咎在地嗟乎天地生水付以就下之性本不為害而忽為害此自關人事有不至耳臨民者有安民之責水既為災民寧能獨安乎東粵之有龍川發源江右合數邑衆流來自城東北而注

西南東爲山逼水勢駛急然水與城之際中有洲以間之其地爲東壩市壥在焉自有明中葉西決支流直衝城東而南入本川意其初未必遽爾也積漸使然耳迄至　本朝康熙五十一年支渠大溢水齧城薄閒不容髮城激水怒勢無兩全城之不毀倖耳然卒無有治之者越三十載爲　今上乾隆八年江州文君師大來尹龍川寬厚愛民其治先禮而後刑民胥愛其範旣已治矣而獨憂城之危也九年四五月間淫雨不止支渠勢悍割東壩及城南岸址殆盡幾欲與本川爭大市民懼相率徙而去之文令修築安輯已費經紀乃周視川勢原與城相去而遙其潰者

非水之本性數百年無人治之而其勢始橫剝城以膚爲
切近災不治水而修城將不勝其修何者水必橫則城必
毀城以內閭閻宮室宅人而不宅水水與人並宅民其魚
矣然則川之治不治固十萬生靈所與同禍福也於是杞
而治之捐養廉銀三百兩以率先繪圖而上其事於大吏
並皆許之余因文令來詰其所以治之道文君曰竊其亂
之源乃得其治之法水之初潰也攻瑕而洲不能勝迫其
既烈也攻堅而城不能抵使及其初潰時治之用力少而
成功速顧因循以迄於今有極重難返之勢然治之者亦
必於其初潰之所易瑕以堅乃爲有濟余深然之文令爲

之益力邑士民亦踴躍損貲以襄其事遂沿西涯決處以木石遮水勢使不得西而內築隄高一丈六尺長二百五十丈北接岸南接洲以備春漲築隄之法石以松爲腳入地深而載土有基土以石爲骨出地高而障水有力日久則土性固而水性馴晴明無事水自循故道不入支渠卒遇大潦內隄又足以禦之蓋經始於乾隆十年八月落成於十一年閏三月天下之變豈必有定哉無其人則累數百年而貽其患有其人則經半歲而除其害無他心之所不至百度皆廢心之所畢至百度皆舉也水靖而城固城固而民安斯固萬世之利而非但如西泠蘇白二公之隄

僅足以便行人供遊賞而已而究其所以治要使之復其故道而餘無所事事迹似逆水之勢理實順水之情余於是益信文令之以禮隄民爲能順民性而往有尙也因民而治民自安因水而治水自平兩者均足爲後令之師矣

指畫情勢深切著明以治民伴講獅覺生色

祖母徐孺人九十徵詩文序

萬物藏其不得已之隱必有以伸之不能逕遂則旁行一意以求遂其所必伸夫苟遂其所必伸固不嫌於旁行一意也顧或為法之所禁法伸則情屈又必酌其百無忌者以曲達之斯足以見心之不已者已之不得然不能徑遂而必旁行曲達則其不得志於時可勝嘆哉人子之乞言以壽其親亦其一事也祖母徐孺人先曾祖方城先生之幼子婦先大父痴山先生之賢內助也以明年王正之人日九十初度不肖輩不能遂宮錦尺寸為老人百歲衣而一推爛書之外別無長物百求所以怡高年者而不得百

求所以怡高年者而竟得之得之於旁行與得之於正法有閒也然舍此無以曲達其所不已故署敘孺人生平大節以乞言於當世能言大君子斯亦法之所不禁也孺人甫成童而歸先大父大父節義文章曠世鴻儒璠璵之質不配碔砆其爲偶也難矣而孺人以柔靜莊肅配之大父自前朝滄桑後棄諸生貼骨薜蘿潑鹵衣冠不改家有漢臘洞有秦民其一腔痛國熱血無處可灑每托之悲歌以自見其隱謝皐羽晞髮集鄭所南井中詩暨大父而三人共有千古此意當時惟孺人解之人勿解也一日客有言於大父者勸其一上公車立取富貴大父正容謝之客去

以答諸詰孺人孫人曰答所謂百尺樓下許汜也豁豁吳豁
越皂帽中頭顱那復有人陶潛自是千古爽但能爲烈士
婦耳大父由是益器孺人謂鄰雕二仲將遣求丹崖碧嶂
中不圖近在闤闠蓋其松柏之姿兩美必合視世之丈夫
而鬚眉者多讀古人書且卽叛而去之其志與識早不侔
矣自古節義之士悲憤蘊其中不得引年大父棄世時孺
人齡二十有八耳毎書慟輒失聲悲傷之至毀不圖存擾
欲齒劍而念老姑在堂藐諸孤在膝强視息於人間然而
勁草所在疾風薦至門內朞功之親睥睨寡母孤兒數畝
田宅是可取而代也百計奪其志而孺人堅持之持者彌

堅奪者彌力奪者彌力持者彌堅嘗與不肖輩言生遭奇厄如竹出於巖空拘曲數仞石穴之中欲伸又屈屢經縮折而後得以其老幹者枝稍見天日言輒泣下謂此事也志旣不易而事曾祖母饒太恭人益盡力終始六七年得其懽心節與孝爲類精誠之深至者靡所不至也婦道旣畢未幾而有三藩之變寇跡縱橫民無甯處紅裙上馬入新豐而忘舊沛者何可勝道孺人則私置鴆羽於衣帶中謂先文叢賊來吾知所以自處汝曹亦須識此意人之所以別於飛走者有在文章其外篇耳倉卒流離中不忘潔身而請復於大義如此此後幸無恙每聚順必勵以名

節每道皆節必述大父往事每述大父往事必泣下先父輩所以卓然竪起肩脊於危難貧窶中山嶽可移而志不可奪其來有自不肖兄弟勉自固植不敢妄墮坑塹亦由泣下之言感激爲多蓋孺人一身上下四世代子代父并入霜操其畢生苦志淚知之濕者衫知之子若孫知之外人勿能深知也歲癸巳而邑侯趙公始知之而旌之乙未學使魚公始知之而旌之旁觀以豐獄劍氣不終沉埋爲快而孺人詞色愀然古人願爲治世之循良不求國難以表臣忠死者在土而生者受褒是再死先君也其痛念大父者猶不忘事皆類此計生平幼而未字十六年鴻案如

實十二年稱未亡人者六十三年卽聲不出簾足不踰閾
猶六十三年而坤代乾位送往事居夙夜匪懈之年亦如
之其質性於五行得氣之金雖壽常燕居象貌嚴毅能使
桀驁起敬婦女稍言不及義輒正色斥之譬之松柏非秉
天地騂剛之氣必不能歷冰霜甘危苦貫四時而不改柯
易葉也其他碎節若衣難婦葬遺骸之屬又筆所不能殫
故但述其槩如此伏冀能言大君子俯垂盼睞賜以鴻章
不肖將製卷軸橫幅數十尺以待來者而晋之一言之榮
踰於華袞矣

寫大母正以表大父大母能承大父之志而子若孫亦

能承大母之志盤鬱精神一家千古而此文悽音者謂亦戛戛然只可有一不能有二向讀吳貽孫狀其母奠爲苛絕今讀此又過之矣

丙午八日祖母徐孺人九十壽序 代

師太母太節凛然其人千古也而其生也以八日日者天事而冠之以人蓋係天於人而別人於物以明不全乎人之分則去天遠而去物近天必不以是日生之而旣以是日生之則所以人之者至矣然以為天之人之之則夫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中天之生人無不與之以員頂方趾未嘗橫之為獸倒之為草必是日生而後為人無以處夫堯舜孔子之不生於是日者也以是日生而即得為人又無以處夫世之生於是日而適得不人者也蓋人不人不起於上之造物而實起於下之有物以自造造人造非人無所

擇於其間準之以君臣父子夫婦之義而又卽其所處之難易順逆以參之則天下之人而獸而草與人而人者俱無所遁其形而後太毋之終始克粹乎大節乃可得而明也夫萬物之美以勝者相形而掩萬物之力以强者相挫而折太毋之所處者固天下之最勝矣自太毋之身等而上之上而爲方城先生以文章聖人不得大其用然抗章論事奏疏在陸敬輿李伯紀之間則婦之難自太毋之身等而偶之偶而爲凝山先生數不足而道有餘以鴻儒樹高節痛鼎湖之帝劍哭謝翺於西臺則妃之難自太毋之身等而下之下而爲秀埜月埜晝埜三先生倣義固窮不

屑陶胡奴米岸然自異於衆如天外三峰孤撫培塿即丹之難此三難者所謂相形而推也然使其止難於此而已則猶未足以見其抱直長松到天不屈之操何者其數順也孺人處大順而得大逆逆於早孀逆於室如懸磬逆於子之八齡五齡與未出腹者其逆小然因是遂以勢弱來敵人之妒之者四面攻之百計奪其志非人理之所能堪而其逆始大使他人當此至則靡耳亦毋號泣呼天力爭於人不入之間貞心浩魄足以待物之侵而屹然不動如山雖經播遷流離卒自全於大義之際而送往事居上下四世道皆無缺非偶然也蓋獨當一難之逆相拄而不折

故能處三難之順相形而不掩則其過物之氣不假於物而卓爾有立大毋固自爲主而天無與也然而志彌苦矣不苦不激不激不悚不悚則無以時時動其不忍之心夫人必有所大不忍於君父夫之間乃能用其必至之情以出入於危難之地百撓而不奪其志而大節始完故節者仁之外形仁者人之內體節而不足以爲仁則必失節而後可以爲仁故君子斷以節爲仁也仁而不足以爲人則必不仁而後可以爲人故君子斷以仁爲人也由是言之太毋固已全乎人之分而無負其生之日真足以愧天世之以是日生與非是日生而不人者矣不人者面人也頂

踵人也衣冠人也聲音笑貌人也而其心變焉心隱於重闈之內居常無事不可得而見一旦有急則視其君父夫若破甑墮於地去而不顧故曰不人也雖使與彭祖爭年適得須臾耳然則太母之所以自壽固別有在九十春秋非所云也其遺愛業於令孫蘇儒先生之門故能蓋烝太母一身源流之際而所頌者在屢世名義不在屢世文章屢世文章乃諸先生名世不朽之業與太母之所以自壽者無與也夫太母所自具之分允足以自壽豈倚重於身前身後者哉

以大節頌本母人之所能而謂節根於不忍之心則非

人之所能矣至前後從人月生義不過好奇然亦不在

俗儒腕下此等壽文非他人能作故仍自筆之

謝渭公傳

公諱表字渭公甯都人其先代門第人物文學甲於郡邑至公而行誼尤卓公受天之分得於介獨多於人世一切外物無所嗜飲酒讀書其天性也方其與等輩肄業家塾時意之所可一諾終身雖事勢參差百變而卒無以易意所不可遂割幼安之席其志固已遠矣爭先處強學早有成雖屢困棘闈公殊不以介意書一架酒一樽燈一盞影一隻手披目閱達旦無倦色每觀史至古孝子悌弟貞擘婉曲之情與夫仁人義士慷慨利濟之事輒欣然神往擊節三嘆賞之遂浮一大白其反是者目出髮指拍案而設

觴之亦浮一大白蘇子美每夜讀書盡一斗公殆過之鄉里小兒緣是敬公而畏其難近有欲干以私者每乘其醉暱近之公曰世之人何多去余醒而就余醉也不知余醒醒而醉醉歟醒醉而醉醒歟余醉而人醒與人醉而余醒歟醒者是而醉者非歟醉者是而醒者非歟我與我周旋久未須卿也其介性所至人不得以非道悅之概可見矣然其在父兄之側怡怡如也王母夫人魏患疣注兩足漸潰腥穢之氣婢不敢近公亦不欲以婢代身自煎湯魏洗浴之左右扶持旦暮未嘗去側尊人存常先生性嚴烈待子尤甚公委曲承順雖年至五十而孺慕之色不少消沒

居喪盡禮母喪亦如之獨與弟詔相友愛同居沒齒內外無間言夫世人或以酒爲戒而逆子傲弟往往出其中豈非人之醒常醉而公之醉常醒歟家素饒每約己利人荒年則穀減其價而增其斛適有士人某貧且病而歲復窮之幾於袁安之僵臥公聞而心惕也欲甦其困而嫌於無名稔其家多花乃拉從弟巘載酒其往觀之招主人劇飲盡懽徐出白金十兩市蘭數盆以歸花之值無幾而公於是物又非素所好陰以行其周急之意而陽復與之以可受之名其誠心由衷生平所爲大率類此然則孝友仁義向所慕於古人者公諡身而有之皆其飲酒讀書時所得

力也且夫人情所戀而不忍舍者心所經苦之處也公於制舉家言能自別出見解又不謬於天地萬物之理且酒力佐之而加捷生平爲文最多一日飲酣慨然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張季鷹先得我心牛醫兒王嫌以天祿閣外史自累耳乃悉取其書焚之然猶年讀書不輟自若也而公自是亦少衰矣晚得火疾疾且篤悉以家事付弟韶衡書錢穀毫不假妻子仲子安甯方總角公愛其早慧呼從弟巘顧而謂之曰余不及見此子之成立也讀書有忘汝其繼之此外別無一言遂躃斷而卒卒年五十有八子三人安定安宇俱克家安甯特知名陳之蘭曰

跡公之生平殆所痛飲酒熟讀離騷可稱名士者歟顧然
諾不苟必信必果抑何規模聖賢也好與樂施視黃金與
土同價直孝友之餘耳乃或者以其方正不遇爲公惜嘆
乎公務實見大身後之名猶有所不惜而況一時之榮哉
大義高節或王侯而失或諸生而得之公之賢於人遠矣
此爲生之文殆亦先生自借酒杯澆塊壘也故神妙不
可方物至如此醉人多在名教之外此公不然固爲生
是使獨

袁叔論小傳

袁守定字叔論性孝通經術爲文力追先民矯矯出塵然不急於用世以母命應制科登雍正庚戌進士任會同知縣潔己愛民舉念從百姓起見制變之才又足以達之乙卯吉州苗叛逼近會同時大兵未集邑人驚竄守定練鄉勇扼險堵守民賴以安邑屬洪江商賈輻輳地窄民稠毋遇火不可撲滅一市皆燼守定相地形設大空巷數處甃石牆以斷火勢火不能蔓害遂息未幾調芷江楚南歲運黔兵米數萬石河險舟子畏避沿江諸邑皆設卡截商船以運百弊叢生守定初下車即命撤之操舟者不呼自至

益前此仁聲洽於人心雖卅子亦有以信其素也無告之民設普濟堂置田宅以養之而窮人蘇其困又於便水郴州兩驛立義渡贍以田使渡夫驛卒不得朋比爲奸以病行人受其利者又不獨芷江之民矣及其兼篆桂陽州也州食粵鹽額設鹽規千餘兩鹽賈齎銀至守定曰吾不須此亟持歸若能依此數抑減鹽價則拜惠多矣亦汝之德也商人感其意州人始得減價之鹽食之桂陽山多田少民貧大湊山鉛砂爲生而禁例甚嚴日鞭朴數十人守定力陳十利十害爲民請命礦復得開民賴以活者甚衆是其潔已愛民急撫字緩催科隨地興利除弊建學造士善

政不一而足而決疑獄爲最多嘗曰當此平世無水旱干戈之患所謂憂民之憂惟聽訟一端而已事無大小必小心詳察務盡人情鄉邑訟者多爭質於庭無不稱平以去百姓德之所在立碑志不忘中丞許公以其賢能入告覃騰行取以母老陳請歸養晨夕事親之暇輒讀以手不釋卷蓋志在名山之業矣刻有四書文稿行世外史氏曰不通經術者不可以臨民以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觀袁子爲政才矣才不足以盡袁子自古聚歛之臣如孔僅桑弘羊輩豈曰無才知利國而不知利民故予之以大惡之名而不敢辭程明道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貴乎愛物情迫心之所至而道自生明與仁相輔而行亦其生平經術之所見端也且其出也以母命其歸也以母老立愛惟親始於邦家而終四海此豈一才吏之所能爲哉

此首敘事有裁制